

論孟郊的詩人意識與自我表述

鍾曉峰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提 要

本文著重論析孟郊詩人形象之突顯，以及詩人意識的自覺表現和自我表述。首先，孟郊的詩人形象在韓愈詩文中有著最為明顯的呈現，其特質就是與社會世界格格不入的復古詩人。而孟郊本身的詩歌作品也一再呈現「詩人業孤峭」這種主題與意識。第二，當孤峭出俗的意識轉化為仕宦行為時，孟郊更為肯定「以詩為活計」的終極價值。此點在其任職溧陽尉和協律郎時有著更為清楚的表述。第三，孟郊孤峭出眾的詩人形象，加上他並未積極肯定仕宦價值，於是在現實生活中面臨到許多困頓挫折。對應於現實的冷落和不遇，其晚年喜自稱「詩翁」、「詩孟」等表述，意謂著在孟郊內心深處已將自我定義為詩人。因此，當他回顧其創作歷程時，而有「一生空吟詩」的慨嘆。此時的詩人意識與形象是孟郊透過自我反思、回顧而有深入地表述。最後，目睹洛陽詩友的死亡與飢餓，再觀照自身際遇，孟郊得出「詩人多餓死」的體認。從而對詩人命運、詩人特質有一切己性的思考和表述。值得注意的是，孟郊對詩人身份的關注是中唐時期士人精神活動的表徵之一，透過孟郊此一個案的分析，有助理解處於中唐這個劇變時代的文人，是如何在現實社會與文學傳統的碰撞中，追尋、思考自我的定位與價值。

關鍵詞：孟郊 詩人形象 詩人意識 自我表述 中唐

論孟郊的詩人意識與自我表述

鍾曉峰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前 言

詩人如何看待自身創作詩歌之行為及其所展現的意義，與他所處的社會世界及群體互動息息相關，當然，也包括了其主體的精神特質等諸多複雜因素。究竟詩人是如何定位自我、詮釋自己的創作行為，並將自我作為觀察、審視的對象而寫進詩中，實是一個饒富趣味而值得深思的課題。雖然古代中國文人少有自覺以「詩人」作為終生職志者，而是往往從公私領域或群己關係的衝突、調和之中，慢慢體認到詩人身份與自我的關聯。然而，從前行研究者對於杜甫、白居易的關注，^❶即表明唐人詩中的自我形象、詩人意識等論題，頗有探討闡發的價值，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創作活動與

❶ 日本學者小川環樹認為杜甫是在由秦州入蜀期間，有自己只不過是一個詩人的強烈自覺，此可從「吾道長悠悠」等表述看出，這種自覺也體現在創作風格與內容上。見氏著：〈吾道長悠悠——杜甫的自覺〉，載《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15-124。川合康三則認為杜甫對自我有一客體化的建構意識，這種表現是以「杜陵野老」等語彙自稱。見氏著：〈杜甫詩中的自我認識與自我表述〉，載《杜甫與唐宋詩學——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九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03年）。頁81-94。陳家煌以白居易「詩人自覺」為題，從詩人意識之萌芽到詩人形象之表現，有一詳盡的論述。在結論，陳氏認為有唐一代無人可和白居易的詩人意識相比，見氏著：《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頁393。

詩人心境。除上述兩位詩人，孟郊詩中類似的表現與特色，同樣值得關注。^②在孟郊詩歌的文本中，可發現如「詩人業孤峭」、「倚詩為活計」、「一生空吟詩」、「詩人命屬花」等諸多關於作詩、詩人身份及命運等相關表述，是我們理解孟郊創作思想、詩風的重要材料。^③因此，在前行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擬針對此議題更進一步深入探究當時人如何認識到孟郊詩人形象的獨特性、以及他對自我之詩人形象與意識的各種表述。顯然，孟郊的詩人形象以獨立追古最受時人注意，其行為可以「孤峭」作為指稱。但「孤峭」除了指詩歌創作與立身處世外，在孟郊意識深處是否有更深的指涉？而此種與仕宦價值對立的態度與其詩人意識的又存在著怎麼樣的關聯？再如孟郊終其一生是如何不斷調整、定位自我，並在詩中不斷深化此一表述等議題，本文將透過檢視孟郊作品加以探討。

一、「詩人業孤峭」：以古道對立於世的詩人形象

唐德宗貞元八年（792），韓愈、李觀、李絳、王涯、歐陽詹等人進士及第，這些文士於文章、政事「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④孟郊雖然落榜，但卻在此過程中與上述諸人建立友情，並影響其日後的生命際遇與詩歌創作。當時，韓愈、李觀不僅相繼安慰落第的孟郊，更對其詩給予高度評價，均慎重推薦給當時的文壇宗主與貴宦。以韓愈為中心的文人群，如李翱、張籍、盧仝等，均對孟郊古詩成就感到由衷敬佩。李觀向梁肅推薦孟郊時，稱「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

② 蔣寅即認為孟郊詩令讀者「強烈感受到他作為詩人的自我意識」，此特點在唐詩史中別具意義。見氏著：〈孟郊創作的詩歌史意義〉，載《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一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509。而日本學者松本肇更以「詩人的自覺」為題，來論述孟郊種種創作觀念，頗具啟發性。可見氏著：《唐代文學の視點》（東京都：研文出版，2006年），頁249-269。

③ 上述詩例分別見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卷10，〈哭劉言史〉，頁500；卷8，〈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二，頁387；卷8，〈送盧郎中汀〉，頁392；卷4，〈招文士飲〉，頁175。本文以此四句詩例作為孟郊表述其詩人意識及形象的切入點。

④ 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203，歐陽詹傳，頁5786。

謝。」^⑤稍後，李翱將孟郊推薦給張建封時，說得更為具體：「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⑥把孟郊五言詩直推兩漢、建安，對其古詩成就有著最高的肯定。這些推崇之語，均是站在肯定孟郊五言古詩的成就上，也與諸人的文章復古理念有一致之處。唯獨韓愈，不僅肯定其古詩成就，更多次在詩中描述孟郊獨特的詩人形象。兩人相識之初，韓愈即驚嘆：「孟生江海上，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⑦從形貌、思想到創作，孟郊猶如生活在當代的古人。貞元十六年（800），韓愈又在書信中如此形容孟郊：「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⑧先對其不遇、窮餓困苦之生活感到沈重的悲哀與同情，也不忘強調其孜孜奉行古道，實踐仁義道德，但最令韓愈感動的，卻是「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的人格精神與行為表現。正是這種特質，讓孟郊的詩人形象、創作表現迥異於眾人。

從唐詩發展歷史來看，陳子昂、元結同樣強調直追漢魏風骨，以復古為己任，孟郊正是接續此傳統者。但與這些前輩相比，孟郊更為徹底地將復古理念與創作內涵相統一，並以此準則來面對社會世界。從創作形式來看，頻繁以「古」為題、以「古」為主旨，即可知韓愈、李觀等人對於孟郊「古貌古心」之稱揚，並非溢美。如〈古意〉、〈古別離〉、〈古怨〉、〈古樂府雜怨〉等，以「古」為詩題，卻在詞、意表達上別出心裁，更以聲韻形式上的高古對穩順的律體作一反撥。此外，孟郊更寫下一系列充滿道德倫理之說教性的詩歌，如：〈古興〉、〈勸友〉、〈勸學〉、〈贈農人〉、〈擇交〉等，均是透過陳述自己所認識的道德價值，來否定現今的衰頹世風。例如在〈衰

⑤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534，李觀〈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頁5420。

⑥ 同前註，卷635，李翱〈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頁6417。

⑦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1，頁12。

⑧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2，〈與孟東野書〉，頁137-138。

松〉先歎：「近世交道衰」，最後點出「終是君子材，還思君子識」。〈感興〉：「萬物根一氣，如何互相傾」；〈遣興〉：「貞弦含古風，直松凌高岑。浮聲與狂葩，胡為欲相侵」；〈寓言〉：「我有松月心，俗騁風霜力」；〈偶作〉：「利劍近傷手，美人近傷身」^⑨這些詩歌除了在其中肯定有德君子之脫俗出眾外，更以說理的姿態宣揚古道價值的優越，來相對於近世浮俗的衰薄，如「良玉燒不熱，直竹文不頗。自古皆如此，其如道在何。」^⑩、「君存古人心，道出古人轍」^⑪均把「古」與「道」連在一起說。甚至從「古」的立場來肯定貧困與隱逸的價值，所謂「衣敝得古風，居山無俗病。」^⑫這種單純回歸古道價值的理念，與大曆年間梁肅、獨孤及等人以重振儒學、強調文章經濟治世的復古，以及稍後韓愈高舉孔、孟、荀、揚之學的復古，在學術思想背景上均有所不同。^⑬孟郊從詩篇上突顯其對「古道」的理解，以「古猶今」的認知態度來彰顯古代價值，例如「恥從新學遊，願將古農齊」^⑭，以「古農」和「新學」對舉，表達他不從俗媚眾的想法。此種古今對立的觀念有時是因為感覺到不復存在的古義古風，如〈哭李觀〉：「此義古所重，此風今已亡」，正是強調此義此風，接下來說「我有出俗韻，勞君疾惡腸。知音既已矣，微言誰能彰。」^⑮即把「古義」與「出俗」作為對立的概念去凸顯自己的復古思想。孟郊結合與世寡合的人格特質和詩篇創作，除了韓愈有著清醒的認識外，張籍也是如此看待：「君生浮俗間，立身如禮經。純誠發新文，獨有金石聲。」^⑯將其人其詩貫穿於古今對立相互彰顯的概念中。

⑨ 同註③，卷2，被歸納為樂府。〈衰松〉，頁78；〈感興〉，頁93；〈遣興〉，頁80；〈寓言〉頁88；〈偶作〉，頁89。

⑩ 同註③，卷3，〈君子勿鬱鬱士有毀謗者作詩以贈之〉，頁111。

⑪ 同註③，卷3，〈投所知〉，頁115。

⑫ 同註③，卷7，〈憶周秀才素上人時間各在一方〉，頁305。

⑬ 日本學者川合康三在論韓、孟的相遇時，即認為孟郊執古守古的信念，為韓愈本身如何以古對今的人生態度帶來正面的影響。這也可視為韓愈為何在詩歌成就上如此推崇孟郊的原因之一。詳見氏著，《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49-152。

⑭ 同註③，卷5，〈立德新居〉之六，頁238。

⑮ 同註③，卷10，〈哭李觀〉，頁470。

⑯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383，張籍〈贈別孟郊〉，頁4295。

到了晚年的孟郊，對此也有自覺地表述，其〈勸善吟醉會中贈郭行餘〉詩，是在一次宴會中寫給晚輩郭行餘：「知君方少年，少年懷古風。藏書拄屋脊，不借與凡聾。我願拜少年，師之學崇崇。從他笑為矯，矯善亦可宗。」¹⁷或許是喝了一點酒，孟郊直陳他對「古風」的堅持，並稱揚年輕的郭行餘能夠奉行古道。從「矯善亦可宗」可看出，孟郊有意以「古」作為自己獨特人格象徵和詩歌創作思想，即使違背大眾也在所不惜。同樣在晚年所作與王涯游枋口山水的詩作中，則以「徒言奏狂狷」來形容自己的詩作，說明他對於自己違背時流創作傾向，並非渾然不覺。¹⁸將追求「古」的理想與作詩聯繫在一起，到了晚年有愈趨明顯之發展，可看〈晚雪吟〉詩中的部分論述：

古耳有未通，新詞有潛韶。甘為酒伶擯，坐恥歌女嬌。
選音不易言，裁正逢今朝。今朝前古文，律異同一調。
願於堯瑄中，奏盡鬱抑謠。¹⁹

以「古耳」形容自己的聽覺，重點是要突出其詩不與時調妥協的態度。孟郊認為他的詩並非在酒宴、歌舞中的應酬，所以屬於「正」者。

這種以「今」、「古」對比方式凸顯自己創作宗旨與意識者，很清楚地呈現在〈秋懷〉組詩中。以「秋懷」為題，本身即有壯士悲秋惜逝的情感，孟郊更在其中大力抒發對古道的看法，第十首：「羸縷不自整，古吟將誰通。幽竹嘯鬼神，楚鐵生虬龍。忠生多異感，運鬱由邪衷。常思書破衣，至死教初童。習樂莫習聲，習聲多頑聾。明明胸中言，願寫為高崇。」²⁰稱自己的詩為「古吟」，這是今人所拋棄者，而現在流行的「聲」，屬於俗陋的詩風。孟郊明確表述自己的創作傾向，乃一向被前人所鄙棄者，「收拾昔所棄，咨嗟今比毛。幽幽歲晏言，零落不可操。」²¹今日自己執古作詩，

¹⁷ 同註③，卷2，〈勸善吟醉會中贈郭行餘〉，頁69。

¹⁸ 同註③，卷5，〈與王二十一員外涯遊枋口柳溪〉，頁213。

¹⁹ 同註③，卷3，〈晚雪吟〉，頁134。

²⁰ 同註③，卷4，節引自〈秋懷〉之十，頁161。

²¹ 同註③，卷4，節引自〈秋懷〉之十二，頁161。相同的表述也見於〈奉報張翰林見遺之詩〉詩：「收拾古所棄，俯仰補空文。孤韻恥春俗，餘響逸零露，」卷7，頁339。

顯得如此孤單零落。即使如此，孟郊並未放棄對古道的追求，在〈秋懷〉組詩第十四首中：

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失古劍亦折，失古琴亦衰。
夫子失古淚，當時落漼漼。詩老失古心，至今寒皚皚。
古骨無濁肉，古衣如蘚苔。勸君勉忍古，忍古銷塵埃。²²

「詩老」指孟郊自己，「失古心」意指因為擔憂古道可能淪喪失落的擔心與憂慮，這種情懷從年輕到現在，至今仍皎潔明亮。孟郊藉此表達自己即使到年老仍未放棄對古道的堅持，更自豪地以「古骨」、「古衣」宣稱自己從內心到外形堅持古道。孟郊將原本壯士悲秋、惜逝的悲秋情懷，轉化成對於古道墜毀的憂心、古道理想的自明，並內化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正顯示出他將古道視為人生價值與文學創作的終極目標。

元和九年（814），孟郊窮愁潦倒地死於奔波道途中，韓愈有〈貞曜先生墓誌銘〉，是對其詩人形象的蓋棺論定。據銘文所敘，貞曜之名，是張籍感念孟郊道德節操之光耀而私諡之。在這篇墓誌銘中，可看到韓愈對孟郊詩歌創作總結性地評述。銘文先云：「及其為詩，巖目鉅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搯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劫劫，我獨有餘。」²³深刻地描述出孟郊創作詩歌時嘔心瀝血、生死許之的神態。但孟郊如此用心用力寫詩，並非為了討好世俗，賺取浮名，而是執著於自己所認定的古道理想與主體價值，正如銘詞所說的「維執不猗，維出不訾。」是以韓愈獨許為共同追攀李白、杜甫之遺韻的同道。銘詞最後二句對孟郊以生命寫詩，獨立不倚的人生下了結語：「維卒不施，以昌其詩。」直到生命終點，孟郊並未在現實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以其詩鳴世所彰顯的人格價值與文學意義，卻贏得韓愈等人的敬重。

如前所述，貞元年間的李觀、李翱、張籍均看到孟郊五言古詩非凡的成就，但卻與當代詩風齟齬、不合。而韓愈更從自身出發，敬佩孟郊執古守古，與世對抗的面向，

²² 同註③，卷4，〈秋懷〉之十四，頁162。

²³ 同註③，卷6，〈貞曜先生墓誌銘〉，頁447。

且為其描述出最完整、最典型的詩人形象。從早期〈孟生詩〉至〈送孟東野序〉，到蓋棺論定的〈貞曜墓誌銘〉，韓愈對孟郊的詩人形象有著愈為清晰明確的表述與刻劃，但始終不離復古、純粹、與世不諧等評價標準，並最終將這些行為賦予神聖的意義，與他自己「餘事作詩人」之口吻，迥然相異。²⁴

二、「倚詩為活計」：詩人意識與仕宦角色的對立表現

孟郊「獨追古人而從之」的人生信念與詩歌創作，雖為他贏得復古知音的見賞，卻讓他在現實世界處處碰壁。此種執意矯俗、否定新學的態度，既造成他詩風的獨特性，也讓其仕宦歷程呈現出與眾不同的特質。貞元初年送給族人孟寂的詩中，孟郊以「浮俗官」和「君子道」對舉，顯露出以「道」為貴的思想。²⁵貞元七年（791），孟郊於湖州舉鄉貢進士，有〈湖州取解述情〉：「霅水徒清深，照影不照心。白鶴未輕舉，眾鳥爭浮沉。因茲掛帆去，遂作歸山吟。」²⁶以「白鶴」自喻，表達自己志向的高遠、能力的不凡，是平庸之眾鳥不能理解的。可看出孟郊雖投身科舉，但並未將其視為終極價值。貞元十六年（800）赴洛選尉時，也有詩述其白首選宦的心情：「青雲不我與，白首方選書。宦途事非遠，拙者取自疏。」²⁷對於自己白首選尉，有無奈的感慨。仕進對於孟郊並非艱難而遙遠的事，只是認為自己笨拙的本性無法融入其間。這種掙扎與思考可從〈惜苦〉詩中略窺一二：

于鵠值諫議，以毬不能官。焦蒙值舍人，以盃不得完。
可惜大雅旨，意此小團欒。名迴不敢辨，心轉實是難。
不惜為君轉，轉非君子觀。轉之復轉之，強轉誰能歡。

²⁴ 關於韓愈對古道的追求以及與孟郊的相遇、賞識等闡釋，日本學者川合康三對此也提出看法，認為韓愈不僅視孟郊為一純粹的詩人，也是他最敬重的文友。見氏著，《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頁158-161。

²⁵ 同註³，卷8，〈送孟寂赴舉〉：「浮俗官是貴，君子道所珍」，頁377。

²⁶ 同註³，卷3，〈湖州取解述情〉，頁138。

²⁷ 同註³，卷3，〈初於洛中選〉，頁155。

哀哉虛轉言，不可窮波瀾。²⁸

詩中感慨于鵠、焦蒙因為喜愛踢毬、飲酒而丟官，惋惜他們的才能用於小道而有違大雅之旨的詩歌創作。孟郊並未簡單地停留在批判的層次上，而是進一步思考仕宦本質與詩人職責之間的矛盾性。如此來看，在其意識深處，創作出大雅之旨的作品實比耽溺於小道重要，甚至超越仕宦本身。正因為有這種認識，孟郊任職溧陽尉期間的耽於吟詩就不只是詩人的浪漫傳說而已了。貞元十六年，孟郊赴洛選尉，得溧陽尉職，而縣尉乃唐代縣級僚佐中頗為職重品低者。次年赴任前，韓愈有序相贈。序文以「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始，除了寬解孟郊對選尉結果的鬱憤之外，也將詩人之鳴賦予崇高的意義。在序文末則以有唐一代詩人為例，來安慰孟郊仕宦的不得意：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²⁹

韓愈察覺孟郊對於溧陽尉之任「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韓愈從天道自然、人文歷史說起，除了說明有道德才能者必定能夠大鳴於世，來突顯孟郊在當代「以其詩鳴」的意義。韓愈本意是安慰孟郊莫要對卑小之尉職感到失望與不滿，但文章最後卻揭示出「詩人」之鳴的神聖意義，對於如何解釋世俗功名利祿的得與不得，已非序文關注的重點，而是更強調詩人復古意識在天道、傳統中的地位與價值。韓愈所透露給孟郊的訊息是：莫在意當下的不遇，而是要用詩歌才能去爭取歷史價值的認同。而在溧陽尉時期的孟郊確實是將全副心力投注於吟詩諷詠中。唐末陸龜蒙根據溧陽老翁的親自見聞，記載孟郊當時耽於創作的情形：

（溧陽投金澗）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驀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叢篠，坐於積水之傍，苦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袞袞去。

²⁸ 同註³，卷3，〈惜苦〉，頁124。

²⁹ 同註³，卷4，〈送孟東野序〉，頁235。作於貞元十七年（801）。

曹務多弛廢。……竟以窮去。³⁰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看見一個小尉，乘驢領吏，流連往返於投金灘的山水勝境中，苦吟作詩。因為耽溺於寫詩，不僅對貧窮忘懷，也不擔憂耽誤吏事。「縣尉親理庶務，分判眾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³¹依此來看，孟郊的職事應該頗為繁重，但卻騎驢吟詩、弛廢曹務，說明孟郊雖有吏職身份，卻在行為表現與精神深處更將自己認同為一位詩人。這已不是拙於生事的描述，反而喻示著主體對於作詩之行為的自我認同與價值選擇。事實上，任溧陽尉期間的孟郊，其詩名已遠播，《全唐詩》卷四九一載朱晝〈喜陳懿老示新製〉詩，受詩對象是陳懿老，但作者自注云：「予欲見詩人孟郊，故寄誠於此。」³²說明孟郊詩是當時部分詩人的典範作品。《唐才子傳》則對朱晝仰慕孟郊之事，稍作補充：「貞元間慕孟郊之名，為詩格範相似，曾不遠千里而訪之。不厭勤苦，體尚奇澀。」³³朱晝雖僅存詩三首，但據其〈古鏡〉詩看來，不僅與孟郊一樣有著強烈復古意識，也屬耽於苦吟作詩者。

孟郊另有詩紀錄尉職任滿後留在官舍等待下任官員典收的過程，可進一步觀察其仕宦觀念：

誰言舊居止，主人忽成客。童僕強與言，相懼終脈脈。
出亦何所求？入亦何所索？飲食迷精粗，衣裳失寬窄。
迴風卷閨簾，新月生空壁。士有百役身，官無一姓宅。
丈夫恥自飾，衰鬢從颯白。蘭交早已謝，榆景徒相迫。
惟予中心鏡，不語光歷歷。³⁴

此詩先感嘆自己辭官後必須搬離官舍的複雜心情，但孟郊先不從己身寫起，而是從童

³⁰ 唐·陸龜蒙著，宋景昌、王立群點校：《甫里先生文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卷18，〈書李賀小傳後〉，頁270。

³¹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30，頁753。

³² 同註¹⁶，卷491，朱晝〈喜陳懿老示新製〉，頁5561。

³³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等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卷5，頁312。

³⁴ 同註³，卷3，〈乙酉歲舍弟扶侍歸興義莊居後獨止舍待替人〉，頁156。

僕無所適從的心態切入，再點出自己突然發現辭官後生計開始變得窘迫。「迴風卷簾」、「新月生壁」這類生新奇崛的語言中，襯顯出自己雖然為官數年，卻一貧如洗。因此從「士有百役身」句之後，孟郊開始明言自己身處下僚的牢騷與鬱悶。然而，我們卻可以發現，詩人最不滿意的現況之一即是沒有安居之「宅」，這與他自己所刻劃的有德君子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孟郊對於仕宦既有現實功利性的思考，也有道德上的自尊與自傲，這是其思想的矛盾之處也是其特徵。顯然他並沒有先對自己的吏職作反省，而是以憤懣的情感去抱怨沒有人理解他光亮的心地。

辭去溧陽尉後，孟郊在元和元年（806）寓居長安，與剛結束貶謫的韓愈，以及張籍等人有詩酒聚會。在此期間創作多首長篇巨製，韻險詞怪的聯句詩。稍後或因韓愈等人的推薦，任河南水陸運從事，協律郎。孟郊擔任此官職對於詩歌創作有著重要的意義。首先，他移家至洛陽定居，使得晚年的生活不再奔波。其次，協律郎的職責讓孟郊更強調風、雅在復古意識中的價值與重要性，促使孟郊站上一個不同的角度去檢視自己的詩歌創作。在〈晚雪吟〉中，孟郊已表達了「裁正逢今朝」的詩歌思想，展現他少有的積極有為態度。但是這種以風、雅為標準、裁正為理想的實踐，卻與當時的寫詩風氣相背。從大曆至元和，詩人創作近體的傾向愈趨明顯，從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至令狐楚《御覽詩》的選詩，即可瞭解此一趨勢。所以，孟郊面對的，是一個與自己詩歌理想相反的時代，這注定要承受失望與孤獨。

傾盡眼中力，抄詩過與人。自悲風雅老，恐被巴竹嗔。

零落雪文字，分明鏡精神。坐甘冰抱晚，永謝酒懷春。

徒有言言舊，慚無默默新。始驚儒教誤，漸與佛乘親。³⁵

「巴竹」、「竹枝」本指流行於荊南、巴蜀的民間歌曲，在此則指違背古道價值與「風雅」的俗詞淫聲。³⁶孟郊是從「抄詩」、「能詩」的角度，感嘆自己的詩歌不被重視，

³⁵ 同註³，卷3，〈自惜〉，頁135。

³⁶ 另一中唐詩人劉禹錫任夔州刺史時，曾對竹枝詞有如下描述：「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其卒章激訥如吳聲。雖愴惻不可分，而含思婉轉，有淇濮之豔。」唐·劉禹錫著，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卷5，〈竹枝詞九首序〉，頁317。

不如格調卑豔之詞在現實世界的流行。³⁷在〈教坊歌兒〉中，能詩的老人與能歌的小兒，對照出六十歲的衰暮孟郊：

十歲小小兒，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詩獨臨川。
去年西京寺，眾伶集講筵。能嘶竹枝詞，供養繩床禪。
能詩不如歌，悵望三百篇。³⁸

擅唱「巴竹」詞的兒童，得以親見天子、活躍朝廷。孟郊遵從儒家詩教，固守「詩人」之責寫出的「風雅」卻不受重視，這種觀點其實是孟郊頗為一致的看法。在早年奔走於科舉之路途中所作的〈商州客舍〉：「淚流瀟湘絃，調苦屈宋彈。識聲今所易，識意古所難。聲意今詎辨，高明鑒其端。」³⁹即以眾人庸俗淺陋的「聲」和自己力學屈宋、追摹三百篇的「意」作對比，襯顯出自己科舉的失敗。這種想法在元和五年後居母喪時，仍表現於〈退居〉：「眾聽喜巴唱，獨醒愁楚顏。日暮靜歸時，幽幽扣松關。」⁴⁰即使如此，孟郊並不願改其初衷。如此厭惡世俗喜好之聲，又懷抱古代先聖先賢之理想道德者，卻在現實世界處處碰壁、遭遇挫折，導致孟郊將詩的好壞與仕宦的窮通作一強烈的對立：

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抱山冷礚礚，終日悲顏顏！
好詩更相嫉，劍戟生牙關。前賢死已久，猶在咀嚼間。
以我殘杪身，清峭養高閑。求閑未得閑，眾誚瞋虺虺。⁴¹

³⁷ 劉禹錫〈竹枝詞九首並序〉寫於任夔州刺史時，從序言可知，站在雅樂的立場，劉禹錫是不太滿意竹枝詞之曲調，故有負面評語。但劉禹錫卻接受竹枝詞作為歌調拿來演唱娛情，其本身即善於演唱竹枝詞。此可見白居易〈憶夢得〉詩自注「夢得能唱竹枝，聽者愁絕」，白詩可參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26，頁2109。這或許與劉禹錫長期處於竹枝流行之地「巴山楚水」有關，由其接受程度也可對比出孟郊的態度。

³⁸ 同註³，卷3，〈教坊歌兒〉，頁127。

³⁹ 同註³，卷3，〈商州客舍〉，頁150。貞元九年至十一年作。

⁴⁰ 同註³，卷2，頁81。

⁴¹ 同註³，卷4，〈懊惱〉，頁171。

此詩作於辭溧陽尉之後，以「懊惱」為題，可能是他辭官後仍未獲得心理的平靜，也透露出孟郊辭去溧陽尉除了不諳吏事的因故外，還受到眾人的攻擊與批評。⁴²孟郊既將詩之好壞視為評價仕宦與人格的標準，從此角度來理解他吟詩於投金瀨行為，也就更具合理性了。所以，孟郊並不認為自己苦吟水濱，廢弛政務有不妥之處，反而感嘆自己創作出的優秀詩篇遭到世俗之輕視與嘲笑。這是孟郊辭去溧陽尉後最耿耿於懷而不能釋然者。在此凸顯孟郊觀念中對於作詩和仕宦之間的看法：寫出好詩者，在仕進上本應順遂通達；如今在現實世界，好的詩人卻隨時受到他人的排擠與嫉妒，因此造成「本因文字達，今因文字窮」的人生困境。⁴³這種觀念實彰顯了孟郊將詩與仕對立的態度，比起杜甫「獨立蒼茫自詠詩」、「為人性僻耽佳句」，以及賈島「一日不作詩，心源如枯井」等表述，⁴⁴孟郊更傾向於將詩與社會對立起來。所以好詩常被時人摒棄忽視，惡詩卻大行其道。孟郊還以更激烈的態度寫下〈偷詩〉：

餓犬齧枯骨，自吃饑饉涎。今文與古文，各各稱可憐。
亦如嬰兒食，餽桃口旋旋。唯有一點味，豈見逃景延。
繩床獨坐翁，默覽有所傳。終當罷文字，別著逍遙篇。
從來文字淨，君子不以賢。⁴⁵

本來對「文字」抱持理想與期待，今日白頭落空，因而產生放棄的念頭，轉向逍遙無為之道家思想。因為，致力於文字省淨高古，從來得不到讚賞與優待。如此看來，孟郊不僅把作詩與仕宦直接相等，更把道德的展現與文字作品聯繫起來。但這首詩中的

⁴² 同註⑦，卷5，〈薦士〉，頁527。寫於元和元年。詩中如此描述孟郊：「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毫。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傲。」明確指出孟郊任溧陽尉時因為耽溺於作詩，導致許多人的嘲笑與攻訐，韓愈為此抱不平。

⁴³ 同註③，卷3，〈嘆命〉，頁147。

⁴⁴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2，〈樂遊園歌〉，頁103；卷10，〈江上水勢如海潮聊短述〉，頁810。賈島著，黃鵬箋注：《賈島詩集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卷2，〈戲贈友人〉，頁50。與杜、賈從內心本質上喜好作詩相較，孟郊更強調好詩遭現實社會世界的冷落、排擠。

⁴⁵ 同註③，卷3，〈偷詩〉，頁132。

「罷文字」想法，只是孟郊激憤之餘的牢騷語，因為其自覺到詩人形象，並有清醒地表述者，正是晚年居住洛陽時期。

三、「一生空吟詩」：詩人形象自我表述

上文所述孟郊的詩人形象與意識，主要是透過韓愈文人群體的認同、仕宦價值的追求等面向。孟郊又是如何看待並評價作為詩人的自我呢？首先，孟郊認為自己具有獨一無二的詩人形象，晚年居洛水邊時有：「嵩少玉峻峻，伊雒碧華華。岸亭當四迴，詩老獨一家」⁴⁶，既標明自我存在的空間位置，也有以高峻明亮之外在自然環境彰顯自我「獨一家」的形象。以「詩老」自稱，另表現在其他二首詩：

蜀色庶可比，楚叢亦應無。醉紅不自力，狂豔如索扶。
麗蕊惜未掃，宛枝長更紆。何人是花侯，詩老強相呼。⁴⁷

芍藥誰為婿，人人不敢來。唯應待詩老，日日殷勤開。
玉立無氣力，春凝且裴徊。將何謝青春，痛飲一百杯。⁴⁸

詩例均與看花、賞花的主題相關，也正因為如此，詩中的語氣顯得詼諧輕鬆，在此情感狀態下，更能顯示詩人內心深處較為獨立的自我面向。不論是招友人賞花，還是以遊戲態度和花對話，以「詩老」自稱固然反映了其自我定位，但也表明面對花之綻放謝落，勾起了孟郊關照生命遷逝的暮年情懷。這種深層的內在體認，即其自謂的「文士莫辭酒，詩人命屬花。」⁴⁹「詩老」是孟郊用來指稱自我之身分，但在「老」前加一「詩」字，可說明在其自我意識中，是以「年老的詩人」來界定自我在現實存在中的身份與位置。

⁴⁶ 同註③，卷7，〈至孝義渡寄鄭軍事唐二十五〉，頁325。作於元和六年。

⁴⁷ 同註③，卷9，〈邀人賞薔薇〉，頁407。

⁴⁸ 同註③，卷5，〈看花五首〉之2，頁205。作於元和六年。

⁴⁹ 同註③，卷4，〈招文士飲〉，頁175。

此外，孟郊另用「詩叟」來表明自我，從寫詩的情境來說，與「詩老」的用法稍有差異：

道義勿乏味，心緒病無悰。蒙茗玉花盡，越甌荷葉空。
錦水有鮮色，蜀山饒芳叢。雲根才翦綠，印縫已霏紅。
曾向貴人得，最將詩叟同。幸為乞寄來，救此病劣躬。^{⑤0}

自從薊師反，中國事紛紛。儒道一失所，賢人多在軍。
鳥巢憂迸射，鹿耳駭驚聞。劍折唯恐匣，弓貪不讓勳。
方知省事將，動必謝前群。鶴陣常先罷，魚符最晚分。
步閑洛水曲，笑激太行雲。詩叟未相識，竹兒爭見君。
殷勤越談說，記盡古風文。^{⑤1}

上述兩則詩例的特點在於，詩作均有一贈寄對象，且是孟郊不熟識者，這或許是用更一般化的「叟」來代替「老」之用意。但「老」、「叟」除了指涉實際年齡的衰老之外，另帶有些許自嘲的意味。意謂著只不過是一個會作詩的平凡老者，這種用法可看出孟郊晚年對自身界定的心態。

最特殊的用法，是孟郊稱自己為「詩孟」，〈答盧仝〉：「楚屈入水死，詩孟踏雪僵。直氣苟有存，死亦何所妨。」^{⑤2}盧仝是孟郊晚年在洛陽的好友之一，兩人與韓愈在文學創作上有密切聯繫。詩中將受饑寒威脅瀕死的自己與投水而死的屈原並列，來說明當下所處的困境，這種表現更詳細地呈現在〈寒溪九首〉組詩中。以「詩孟」自稱除了表示因為窮寒將凍死，不幸與投水而死的屈原同獲聲名外，更因為提及屈原而有益加突出自我孤標出眾的效果。^{⑤3}將自己的姓氏前加一「詩」字，其自我界定與

^{⑤0} 同註③，卷9，〈憑周況先輩於朝賢乞茶〉，頁451。

^{⑤1} 同註③，卷7，〈寄洛州李大夫〉，頁311。關於此詩繫年有兩說，一如華忱之繫於貞元年間；一如郝世峰繫於元和六年至九年間。本文採取郝說，較為符合孟郊晚年詩人意識之自覺。參見郝世峰箋注：《孟郊詩集箋注》（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卷7，頁322。

^{⑤2} 同註③，卷7，〈答盧仝〉，頁338。

^{⑤3} 據孟郊詩中提及的屈原來看，多不為眾人見賞理解、獨自清醒的人格形象，並結合自己的詩歌創作，

評價的意義正與「詩老」、「詩叟」的自稱一樣，將自我定義為詩人，而在情感心理上顯然更為直接而明確。孟郊在各種場合中以「詩老」、「詩叟」、「詩孟」等詩人形象的出現來稱謂自我，此類用法在唐人詩作中相當少見的，即使喜在詩中描述自我的杜甫、白居易，也甚少使用此類稱謂。孟郊並未像白居易一樣，透過詩文創作、詩集編纂等行動來標示「詩人主體」意識的建立，⁵⁴而是反覆強調自我作為詩人的特質。除了以詩人來作為自我的稱謂、身份外，孟郊也以「詩壯」、「詩衰」等詞彙，將詩歌創作狀態與自我的生命歷程作一動態化的表述。⁵⁵

前期的孟郊即使明白他與時調、新聲的不同，仍執著追求他所認為的詩歌理想。愈到晚年，這種執著精神受到現實生活的壓迫、折磨，終究無力改變窮困飢餓與寒冷，使他發現致力於詩歌創作的徒然、無效。〈冬日〉即是對自我創作生涯的一次回顧：「萬事有何味，一生虛自囚。不知文字利，到此空遨遊。」⁵⁶孟郊認為選擇作為詩人是一種自我囚禁的行為，雖然空無虛妄，但比起世間萬事之無味，至少是自我的選擇。「不知文字利」語，更是孟郊明白詩歌不能為他帶來實際之助益的反話，其意是表明自己不識時務，以詩歌創作自我囚禁以至窮餓以終。這種自我認識頗常出現於晚年的詩中，如：「洛水春渡闊，別離心悠悠。一生空吟詩，不覺成白頭。」⁵⁷同樣是表述

如〈湘絃怨〉、〈楚竹吟酬盧虔端公見和湘絃怨〉、〈楚怨〉等詩。這些詩除了感嘆屈原不幸的遭遇外，也寄寓不為世人接受、理解的孤憤，這正與孟郊對社會、對自己遭遇的認知一致。以上詩例見《孟郊詩集校注》，卷1，頁21、23、40。

⁵⁴ 陳家煌研究白居易之詩人自覺時，對「詩人主體」有如下界說：「詩人主體的建構，必須基於自我有身為詩人之意識，方能以詩人身份自居，並以詩人覺醒後所建構之詩人主體，來面對與詮釋主體之外的客體。」見氏著，《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頁119。詩人主體意識的彰顯，會進一步影響到詩人的創作風格與特色，Stephen Owen 論及孟郊詩中之山水象徵與想像時，即扣緊其主體意識，見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田欣欣譯：《韓愈和孟郊的詩》（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28-177。

⁵⁵ 同註³，卷4，〈秋懷〉之4：「詩壯昔空說，詩衰今何憑」，頁160。

⁵⁶ 同註³，卷3，節引自〈冬日〉，頁130。其中「到此空遨遊」一句，《全唐詩》及邱燮友、李建崑《孟郊詩集校注》，均將「此」作「死」，比起「到此」更具強烈地回顧意味。見邱燮友、李建崑《孟郊詩集校注》（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卷3，〈冬日〉，頁136。

⁵⁷ 同註³，卷8，節引自〈送盧郎中汀〉，頁392。

詩歌創作的徒然、無用。甚至出現在贈給長官鄭餘慶的詩章中：「文字徒營織，聲華諒疑驕。」⁵⁸說明晚年的孟郊，對於作詩是否能給自己現實上的幫助，已抱持失望悲觀的態度。不管是自剖或者向他人自陳，已趨生命暮年的孟郊卻驚覺畢其一生致力於詩歌卻終無所得的人生窘境。在〈送淡公十二首〉的第三、四、六章，孟郊揉合俚俗高古之風格，創作出此三篇「銅斗短蓑」的詩歌，目的是要嘲笑「空恃文章多」的迂腐詩人，但文字表面意義上的自嘲、自嘆，並不能遮掩他在生命後期將自己定位為只是詩人的態度。所以當晚年孟郊回顧自己一生苦心為詩，有著蒼茫悲涼地描述：

餓馬骨亦聳，獨驅出東門。少年一日程，衰叟十日奔。
寒景不我為，疾走落平原。眇默荒草行，恐懼夜魄翻。
一生自組織，千首大雅言。道路如抽蠶，宛轉羈腸繁。⁵⁹

詩題為〈出東門〉，已寓有行走、奔波的人生隱喻，而孟郊更將飢餓、孤獨、衰老等個人感受加進此刻之中，表現出更為明顯的詩人主體。⁶⁰「自組織」語暗示在整個生命歷程中，自我做為詩人而耽於創作，已有千首合乎風雅規範的文字。時間的流逝片刻不停，似乎要將「我」這個衰老的人遠遠拋在後面。「我」能夠留下的，或許就是這些千首大雅之詩。但擺在詩人前面的人生道路（既指出東門的當下，也可指其整體的人生道路）猶如連綿不斷的絲，迴轉往復將「我」羈滯。⁶¹在這首詩中，孟郊同杜甫一樣，將人生道路與自己的詩歌創作聯繫在一起，不同的是，孟郊對時間流逝中一直在寫詩的自我有著更為怵目驚心地描寫。在以上詩例中，孟郊從詩人的自我稱謂更

⁵⁸ 同註③，卷8，〈壽安西渡奉別鄭相公二首〉之2，頁401。作於元和六年。

⁵⁹ 同註③，卷3，〈出東門〉，頁127。除了實際踏出東門的情境外，也不排除孟郊是效漢樂府〈東門行〉，取歌辭中窮愁潦倒，無法維持生存之意。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漢詩卷9，頁269。

⁶⁰ 小川環樹：〈吾道長悠悠——杜甫的自覺〉，載《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頁119。該文論杜甫的詩人自覺正從「吾道」之意象切入，是詩人人生之路與現實之路的雙重隱喻。

⁶¹ 美國學者 Stephen Owen 認為，孟郊在此詩結尾取蠶絲曲折之意象，但若與詩中「日落」、「一生」等用語來看，最末兩句也象徵著孟郊對於作為詩人之人生道路的曲折、漫無盡頭。見氏著，《韓愈與孟郊的詩》，頁151。

進一步深化，以總結性的口吻來對創作生涯作一自我評價。以「空」來作自我詮釋，與其說孟郊否定詩歌創作以及詩人身份的價值，不如說他在生命接近終點的時刻，無奈地從詩人主體的角度，對自我的創作與存在作一整體評價。從這個角度而言，晚年的孟郊，將加諸在其生命中的困挫，諸如飢餓、寒冷、衰老等，以及詩歌創作在現實世界的虛空無用，來凸顯「我」之詩人主體的價值。因此，這些現實中的失意無成、生命中的飢餓衰老，既是相對於主體的客體，更是使自己詩歌得以彰顯的價值來源。

四、「詩人命屬花」：死亡與飢餓

以韓愈為主的文人群體，對於孟郊的復古傾向、古詩成就給予極度的推崇，這對於孟郊詩人意識的深化與詩人形象的表現，有著重要的意義與影響。晚年定居洛陽時，孟郊與盧仝、盧殷、劉言史、淡公、賈島等來往，這群詩人在人生際遇上、詩歌觀念上，與孟郊更為接近。與他們的唱和來往過程中，孟郊一改早期用道德優越感來與社會對立的態度，而開始對詩人身份的特質、詩人命運作一自覺表述。從〈雪〉詩中，稍可窺探他與洛陽詩友的互動：

官給未入門，家人盡以灰。意勸莫笑雪，笑雪貧為災。
將暖此殘疾，典賣爭致盃。教令再舉手，誇曜餘生才。
強起吐巧詞，委屈多新裁。為爾作非夫，忍恥轟喝雷。
書之與君子，庶免生嫌猜。⁶²

一開始先生動、寫實地道出他等待官俸維持家計的窘境，再聯繫到詩歌的風格上。但其中更重要的訊息在於，孟郊與洛陽的詩友們同樣採取摒棄「巧詞」、「新裁」的創作立場，以古調自許。這固與其在元和初年任協律郎有關，但更是其一貫的態度。而直接促使孟郊對詩歌創作與詩人之身分有一反省性認識者，乃是在洛陽所結交之詩友的生命際遇。在洛陽所創作的詩作中，多次使用「詩人」詞彙，且多出現在與詩友

⁶² 同註³，卷4，〈雪〉，頁170。

往返交涉的作品中。「詩人」一詞在唐人詩歌中，使用頻率頗高，且往往非作者本人的指稱，而是用來稱揚他人詩才風流。如「莫言堆案無遺地，認得詩人在此間」、「唯有詩人能解愛，丹青寫出與君看」、「光陰與時節，先感是詩人」等，⁶³但孟郊詩的特殊之處在於，除了以「詩人」來稱謂他人外；更強調作為「詩人」所承受的命運。〈招文士飲〉是其使用「詩人」之辭彙較早者：

曹劉不免死，誰敢負年華。文士莫辭酒，詩人命屬花。
退之如放逐，李白自矜夸。萬古忽將似，一朝同歎嗟。
何言天道正，獨使地形斜。南士愁多病，北人悲去家。
梅芳已流管，柳色未藏鴉。相勸罷吟雪，相從愁飲霞。
醒時不可過，愁海浩無涯。⁶⁴

據「退之如放逐」語，可證此詩作於韓愈貶謫陽山時期，時間在貞元十九年（803）至二十一年（805）間。孟郊從「曹、劉」兩位古代詩人起嘆，抒發詩人生命如花般短暫不長久的看法。中間舉李白、韓愈之放逐貶斥，說明詩人生命遭遇的不可保障，重點是表達詩人命運多坎坷艱辛，充滿磨難，顯示出天道的不公正。從詩人之命運的苦難抒發對天道的質疑，也可見於杜甫、白居易詩中，並不屬於孟郊獨特的見解。真正要對「詩人」命運有獨特的解釋，是定居洛陽期間，這個時期的他，「開始嚴肅地思考自己作為一個詩人和道德家的本質」，而現實生活的艱困窮餓與生命的貧病衰老，帶來許多精神與肉體上的痛苦，但他卻發展出：「痛苦成為一個詩人應該具有的特點」的想法。⁶⁵出現「詩人」字眼的篇章，集中在與孟郊詩歌往來最密切的幾位朋友中，

⁶³ 上述詩例見《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卷7，〈秋日題寶員外崇德里新居〉，頁464。《白居易詩集校注》，卷18，〈畫木蓮花圖寄元郎中〉，頁1447；卷32，〈新秋喜涼〉，頁2436。從實際詩例看，白居易對詩人之命運已有較為深入的看法，在卷17，〈李白墓〉：「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頁1383；卷10，〈讀鄧魴詩〉，「詩人多蹇厄，近日誠有之」，頁781。提出詩人命薄多蹇的看法。日本學者靜永健認為白居易的詩人自覺即與憑弔李白墓有著聯繫。見氏著《白居易寫諷喻詩的前前後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85-187。

⁶⁴ 同註³，卷4，〈招文士飲〉，頁175。

⁶⁵ 同註⁵⁴，《韓愈和孟郊的詩》，頁146。關於白居易詩人主體意識的研究，陳家煌對認為白居易是

例如韓愈、淡公、盧殷、劉言史。以下分述之：

詩人多清峭，餓死抱空山。白雲既無主，飛出意等閒。
久病床席尸，護喪童僕孱。故書窮鼠啗，狼籍一室間。
君歸新鬼鄉，我面古玉顏。羞見入地時，無人叫追攀。
百泉空相吊，日久哀潺潺。⁶⁶

詩人業孤峭，餓死良已多。相悲與相笑，累累其奈何。
精異劉言史，詩腸傾珠河。取次抱置之，飛過東溟波。
可惜大國謠，飄為四夷歌。嘗於眾中會，顏色兩切磋。
今日果成死，葬襄之洛河。洛岸遠相吊，灑淚雙滂沱。⁶⁷

上述詩作分別弔洛陽詩友盧殷、劉言史，把悼念情懷集中在感嘆「詩人」與「饑」、「餓」的關係。自元和元年在長安與韓愈聯句創作以來，孟郊在洛陽所結交的詩友，另有盧仝、劉叉、淡公等人。這些詩人在人生經歷上、詩歌風格上，比韓愈更接近孟郊。這是我們評價孟郊晚年創作與詩風時不可忽視者。以組詩的形式來抒發對於盧殷之卒的悲懷，可以想見孟郊內心充滿著鬱積和深沈。在第一首，孟郊寫出盧殷生前死後均難擺脫淒涼的遭遇。詩中的「我面」以及組詩第二首出現的「邙風噫孟郊，嵩秋葬盧殷」⁶⁸，均說明，盧殷的窮愁餓死，引起孟郊內心極大的震撼，並由此直接聯想到自我作為詩人的命運。第二首弔劉言史，作於稍後數年，其時劉卒於襄城幕府中。在元和初年，兩人在洛相聚，有詩歌切磋交往。劉言史精於詩歌之作，卻奔波老死於他鄉，其悲慘遭遇也引起孟郊對自身的同感，所以寄予無限的淒涼。在這兩首傷弔亡友的作品中，開頭均以詩人清峭而餓死作為總結性的題綱。或可說明此期的孟郊在意

在卸下官職歸洛後，才獨重自我的詩人身份，開始無礙、自由、開樂地進行創作吟詠，這正是與孟郊最為不同的所在。經由與白的對比，更能顯出孟郊晚年在洛陽詩人命運的表述有其現實的背景，可參見陳家煌：《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頁210-227。

⁶⁶ 同註③，卷10，〈弔盧殷十首〉之一，頁502。作於元和五年。

⁶⁷ 同註③，卷10，〈哭劉言史〉頁500。劉言史卒年據《唐才子傳校箋》所考，約為元和七年。

⁶⁸ 同註③，卷10，〈弔盧殷〉之二，頁502。

識中，已體認到卓傑精異的詩歌才能，非但不能保障衣食，更有因此餓死的下場。這種認識和表述，最為清楚地呈現於送給詩僧淡公的作品中：

牽師袈裟別，師斷袈裟歸。問師何苦去，感吃言語稀。
意恐被詩餓，欲住將底依。盧殷劉言史，餓死君已噫。
不忍見別君，哭君他是非。⁶⁹

詩人苦為詩，不如脫空飛。一生空鷲氣，非諫復非譏。
脫枯掛寒枝，棄如一唾微。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
倚詩為活計，從古多無肥。詩餓老不怨，勞師淚霏霏。⁷⁰

上引詩例是組詩〈送淡公十二首〉的最末兩首，整組詩談及頗多與「詩」有關的論點，卻把詩人命運放在最末兩首，深可玩味其中旨意。其十一雖未出現「詩人」字眼，但篇中提到盧殷、劉言史，即可視此詩是就具體、現實的不幸詩人來立論。這兩位孟郊相當欣賞的詩友卻因窮餓而終，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震驚。淡公也正因為有感於此，決定離開北方，回到南方謀生。「意恐被詩餓」點出孟郊與淡公的臨別談話所涉及的話題。其結論是：詩歌於現實中並不能發揮任何作用，作為詩人，必得承受挨餓，甚至餓死的命運。這是淡公的感嘆。但孟郊在最後一首，刻劃出自我苦心為詩，以及一生盡心作詩的詩人形象，認為從古以來苦心於詩歌創作的詩人，的確多承受著飢餓困乏的命運。最末就淡公對自己的擔憂與同情表達謝意。詩題雖是送淡公，但整首詩勿寧是飢餓困乏的自我形象，塑造一個固執創作、不合時宜的詩人自畫像。把自己比喻為徒然發出微弱鳴叫的鳥以及隨時會被風吹落寒枝的枯葉，雖然如此，在困厄饑苦的意識深處，孟郊並未放棄創作。「非諫復非譏」語，只是一時的憤激之語，與其說他反省了詩歌諷諫譏刺的功能，不如說他已深刻真切地意識到：「倚詩為活計」似乎是他終生要走的人生之路。上述詩作反映出晚年的孟郊，不僅有代表政治社會之復古的

⁶⁹ 同註³，卷8，〈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一，頁387。

⁷⁰ 同註³，卷8，〈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二，頁387。

理想與價值追求，更逼顯出以詩人作自我認同的面向。^①

詩友盧殷、劉言史相繼窮餓以終的悲慘生命際遇，使孟郊體認到獨立於社會、群體之外的詩人，往往須承受著「餓死」的現實宿命。這種自覺意識的呈現，不僅有異於韓愈「以詩鳴世」、「不平則鳴」之表述，更與孟郊自身早年的飢餓體驗有所不同。^②早期甘於自守，「君子固窮」的道德理想，到了此刻代替以「詩餓老不怨」的認知，實表明其對於自己作為詩人的覺醒與肯認，這點韓愈更早即有所提及：「規模背時利，文字覷天巧」，正因為孟郊選擇與眾不同，背俗而行，所以「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③

綜合來說，在晚期送給詩友的作品中，孟郊一再強調詩人「清峭」、「孤峭」的人格特質，這種挺立抗俗，執意追古的精神，同時也是其自我立身處世、創作的寫照。堅持與眾不同的後果，即是「餓死」，這是孟郊從盧殷、劉言史的死亡所得出的結論。詩友不遇而窮餓以卒的遭遇，孟郊自身也有著至為切身的體驗與經歷，表現在作品中，即是他對自我作為詩人所發出的深層扣問與追究。

結 論

與韓愈同時代的李肇，記載元和時期「詩章學矯激於孟郊」。^④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又將孟郊列為「清奇僻苦主」，以孟郊名位之卑微，卻在貞元、元和以後有著廣泛的影響力，說明其詩名之顯別具意義。而「矯激」、「僻苦」不僅僅是孟詩文字語言的風格，更是其刻意執古抗俗、與世對立之詩人意識與形象的呈現。這種與眾

① 前文有云，孟郊將復古視為與眾不同的價值，終生不曾放棄，到了晚年，經歷更多的仕宦風波，孟郊同時也愈為清醒地認識到，古義古道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如其自述：「諫書竟成章，古義終難陳」，卷5，〈寒溪〉之五，頁233。

② 同註③，卷2，〈感懷〉之五「東方有一士，歲暮常苦饑。主人數相問，脈脈今何為。貧賤亦有樂，且願掩柴扉。」頁95，此詩為孟郊早年作，可看出其具有儒家固窮自守的道德理想。

③ 同註⑦，卷1，〈答孟郊〉，頁56。

④ 唐·李肇著：《國史補》（北京：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卷下，頁57。

不同的特質，是韓愈格外傾心於孟郊的原因，也是其存在感的價值來源與行為表現。透過韓愈的刻畫，孟郊與社會對立、孤峭自鳴的詩人形象，已頗為鮮明。而仕宦的挫折與不遇更加強化孟郊本人的詩人意識與自我形象。因此到了晚年洛陽時期，「詩老」、「詩孟」等稱謂就不僅僅是一種稱謂語而已了，而是寓意著主體對詩人身份與價值認可的自覺性表述。而孟郊也藉由盧殷、劉言史的窮餓以卒，自覺體認到詩人的特質與命運。這種表現，與白居易用正向、肯定態度去建構詩人自我之意識相較，孟郊明顯傾向於以悲壯、否定又帶有執著精神來強化自己作為詩人之身份與創作。⁷⁵雖然孟、白二人的表現方式迥異，所反映出的文化心態與精神意趣卻都同屬於中唐這個時代。在當時，「意識到個人身份，特別是『真』的身份，必須具有與眾不同的特性」，而這種「特性不僅是中唐作品津津樂道的主題，它還以中唐作家刻意求異的風格出現。」⁷⁶孟郊正是以此意識，與社會、傳統、當代詩風對抗，不僅對自我作為詩人的獨特價值進行表述，更折射出寒士詩人的群體圖像。從這個角度來說，孟郊關於詩人形象與詩人意識的表述，是中唐詩歌文化與創作現象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否對其他中唐作家和後代詩人產生影響、啟發，值得給予繼續的關注。⁷⁷

⁷⁵ 陳家煌：《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其最末一章論白居易建立的詩人形象，概括成「高雅的生活情調」、「詼諧風趣而真誠」、「悲哀的揚棄」以及「多情且深情」。這些形象與孟郊將詩人命運與形象體認為「飢餓」、「空」等，有著迥然不同的旨趣。

⁷⁶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陳引馳、陳磊譯：〈特性與佔有〉，載《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14。

⁷⁷ 日本學者川合康三從自我意識與文化之關聯的角度，認為賈島詩中的詩人形象、李賀的自我意識，受到孟郊不同程度的影響。見氏著《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見頁309-315。除此之外，孟郊的詩人形象與自我表述，常出現於北宋歐陽修與梅堯臣交往詩作中，如歐陽修在〈讀蟠桃詩寄子美〉詩中即把梅聖俞視為宋代的孟郊，云「郊死不為島，聖俞發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霜」等語，見《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2，頁36。日後更頻以「詩老」稱梅聖俞，如卷5，〈寄聖俞〉「凌晨有客至自西，為問詩老來何稽」，頁80；卷3〈擬孟郊體秋懷詩〉之二「詩老類秋蟲，吟秋聲百種」，頁54等詩。稱「詩翁」者如卷7，〈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奉呈聖俞〉「東城彼詩翁，學問同少小」，頁109；卷7，〈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宛陵詩翁勿謂渠，人生自足乃為娛」，頁109。從此角度而言，屬於創作主體精神範疇的詩人意識與自我形象之議題，在文學史之發展、演變上，具有豐富而深刻的文化意涵。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一、古代典籍

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唐·孟郊著，郝世峰箋注：《孟郊詩集箋注》（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唐·孟郊著，邱燮友、李建崑校注：《孟郊詩集校注》（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等校箋：《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二、現代中西論著專書

小川環樹著，周先民譯：《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川合康三著，劉維治、張劍、蔣寅譯：《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尤信雄：《孟郊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李建崑：《韓孟詩論叢》（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李建崑：《中晚唐苦吟詩人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李春青：《烏托邦與詩——中國古代士人文化與文學價值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松本肇著：《唐代文學の視點》（東京都：研文出版，2006年）

閻綺、周敏著：《韓昌黎文學傳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彭萬隆：《唐五代詩考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

郭為藩：《自我心理學》（台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6年）

謝思煒：《唐宋詩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

戴建業：《孟郊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田欣欣譯：《韓愈和孟郊的詩》（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 年）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陳引馳、陳磊譯：《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

《杜甫與唐宋詩學——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九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2003 年）

三、單篇論文

孟二冬：〈韓孟詩派的創新意識及其與中唐文化趨向的關係〉，《中國社會科學》第六期（1989 年），頁 155-170。

曹汛：〈淡然考〉，《中華文史論叢》第一期（1987 年），頁 165-178。

蔣寅：〈孟郊創作的詩歌史意義〉，《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一輯（2006 年），頁 502-516。

四、學位論文

張文萍：《論孟郊詩的復古傾向》（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 年）

陳家煌：《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6 年）

The consciousness of a poet and self-proclaimed in Meng Jiao's poetry

Chung, Hsiao-feng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topic that how Meng Jiao regarded and described himself as a poet. Meng Jiao was so special that his poetry was concerned with the self-consciousness as a poet. First of all, Han Yu recognized Meng Jiao as a unique poet ha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ancient way and isolated by society. Then Meng Jiao expressed the same recognition with his behavior and poetry more profoundly later. He affirmed his self-value by the creation of poetry. He had an idea that a poet must be better than an official. But the facts actually violated his idea. He felt so upset and angry when most people disliked his poetry. These were the turning points which caused Meng Jiao to think his identification and existence in the reality. Then he realized that the poetry he created all his life were emptiness. But it didn't mean that Meng Jiao gave up the creation. On the contrary, he used titles like "the old poet" and "the poet of Meng" to describe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poet. Then, the death of his poor friends caused him to think the destiny and characteristic of a

poet. He found that the destiny of poet were death, hungriness and coldness. In brief, Meng Jiao's self-consciousness of a poet became more obvious in his last stage of his life. We may interpret his works more form this point of view.

Keywords: Meng Jiao, self-proclaimed, the image of a poet, the consciousness of a poet, Middle-Tang

